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23期刊发）

习近平讲故事

为中国考古交上一份北京答卷

本报记者　**刘少华**

10月29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辽金元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尚珩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照片里，红墙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牌子摘下，换成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牌子。这一天，“2022北京公众考古季开幕式”启动，新组建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也正式揭牌。

在首都北京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古城从事考古工作，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时代，这群考古人承担了更为宏大和光荣的使命。

图①：城市副中心水井考古发掘现场。

图②：路县故城手工业遗址区正射影像图。

图③：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考古发掘现场。

制图：**潘旭涛**

将城市副中心历史提前到西汉

“摸排时听村里老人说，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城墙。我们就这么发现了北城墙。”明清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孙勐向记者介绍。

“南城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百姓也记错方向，探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有问题。”孙勐继续回忆道。

尚珩插话道，“艾演墓可跟南城墙正好对上了，墓志上说，‘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

他们所说的，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路县故城”。2016年，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家们，通过“地毯式”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汉代城墙夯土，经过与文献资料对比后确认，这里正是西汉时渔阳郡下辖的路县县治所在。

这一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西汉初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所在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孙勐正是这一发掘项目的负责人，从2016年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考古现场，吃、住在通州工作站，即便节假日也不例外。尚珩也是这片考古遗迹的早期发掘者之一，发掘过1095处墓葬。他们提到的艾演墓是一座唐墓，它的位置和墓志，成为了路县故城城址的有力佐证。

采访这天是周五下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叮嘱记者：“跟孙勐多聊会，拖到下班点，他就不回通州了，能回家待一晚上。”

一屋子人会心一笑。屋里，还坐着几位考古研究院的领队，分别是辽金元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魏然、辽金元考古研究部馆员戢征。整个研究院里，总共有14位领队，常年在各处工地驻守，这一天少见地聚齐了5位。

同样长期驻扎通州区的，还有魏然。这位沉默寡言的领队，过去3年都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进行考古。这里，同样发现了大量墓葬和遗址。校方对他们的发现十分重视，积极配合勘探与发掘。与其他几位领队一样，说起自己的工作，他总是很平静。

路县故城发现后不久，其文物保护工作就被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2017年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对路县故城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建设博物馆。2020年，北京通州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顺利开工建设。今年9月，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地下结构施工全面完成，提前12天实现正负零封顶，为后续钢结构、幕墙等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简直就是跟太阳和温度赛跑”

考古研究院很多人都记得，如今也不过36岁的领队戢征，在2016年新婚燕尔之际，接到了去位于延庆区的“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址进行考古的任务。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戢征手气特别好”，院里流传着这么个说法。求证时，他却一脸苦笑，“我怎么觉得特别‘背’？”

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几年戢征经手的项目，总能勘探到面积很大的考古遗迹，挖出数量众多的文物。虽然每个领队手里的项目数量差不多，但过去5年，戢征是院里负责勘探面积最大的领队。对于考古人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也意味着工作量倍增。

他掰着手指算，光世园会就挖出1000多座墓葬，其中不乏魏晋时代的大家族墓。离开延庆项目后，他又转战顺义区、大兴区、平谷区……总是收获颇丰，却也总“感觉忙不过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为了确保世园会项目如期开工，深冬腊月在比市区“冷得多”的延庆区勘探。那一幕记忆犹新，“出发时城里在下雨，到了延庆发现在下雪”。

戢征和孙勐两个人，也被同事们编成了顺口溜：“新婚燕尔的戢征，抛妻弃子的孙勐。”玩笑背后，是工作的重重辛苦。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这些堪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中流砥柱的领队，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之间，正处在最为年富力强的年龄。

艰苦的环境，已成为这群考古人的集体记忆。

“比如夏天，只能抢一早、一晚的凉快时间干活，中间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根本没法干。”说起夏天施工，魏然满脸无奈。

到了冬天更麻烦。

对考古人来说，以往每年11月15日之后就进入了冬歇期。因为北方冬天一旦土被冻住，就无法勘探了。这个阶段要一直持续到来年3月15日左右。大家会利用这段时间，整理一年中的考古发现。

但这几年，工作多、任务重，冬天照样得干。

魏然说，冬天勘探的办法就是“给土地盖棉被”。把冻土层挖掉后，覆盖一层薄薄的虚土，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把虚土层轻轻刮掉再进行勘探。当天晚上，再覆上一层虚土。“简直就是跟太阳和温度赛跑”。

“每逢重大工程先考古”

在城市副中心和世园会考古绝非偶然。考古研究院里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耳熟能详的“大项目”。比如，环球影城、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场馆……

鲜为人知的是，这几年北京人人熟悉的这些大型工程背后，都有考古人的身影。“每逢重大工程先考古”，成了新时代北京的惯例。

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卜彦博说，这几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不断攻坚克难，为首都考古、古建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卜彦博记得，情况是从2014年开始发生变化的。从那年开始，“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为主导。

2014年3月1日起，《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施行。其中规定了四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工程，包括——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卜彦博解释，以前考古工作是被动的，比如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墓葬，这时候要停工，让考古人员介入。现在，则变成了考古工作前置。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了“主动完成”。

惜时如金的大工程，对考古人员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压力。

尚珩还记得，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时，“一天要接100多个电话”。最多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9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总共3000余人前来支援。

“他们光从大巴车上下来，走到马路对面，就得用足足15分钟。”尚珩感慨，考古人很少见到这么热火朝天的场面。而这，也是北京市系统开展的最大规模考古工作。

重大任务接踵而至。

这几年，该院为中轴线、老城和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的建设做了诸多工作。比如中轴线考古，光是过去一年，就发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甚或更早）以来依次叠压的七条道路，明确了南中轴路的规制和工程做法，厘清了明清以来南中轴路的历史脉络。

让考古人员感动的是，现在很多考古新发现，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些地方甚至牺牲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保护新发掘出的遗址。

“对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政绩观。”张中华认为。“我们的工作，不是给经济建设拖后腿，而是提升发展的品质。比如一个小区建设时发现了遗迹，也许在完成考古工作后，可以底下建遗址博物馆，上面该怎么建怎么建，谁不希望住在这样好的地方呢？”

“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

新时代以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上了一份亮眼的北京答卷。

比如，该院通过考古工作为副中心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一模式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与推广。

几年间，他们始终践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和“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效斐然。仅过去一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完成考古勘探256项，勘探面积167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02项，考古发掘面积10.8万平方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有中轴线考古、琉璃河遗址、新宫遗址、路县故城、金中都、长城等。

全新的理念，指导着全新的考古实践。尚珩计划着明年3月去箭扣长城继续考古，他的工作，对于长城研究性修缮具有重要意义，改变着长城的保护方式。“以前遇到坍塌的砖石，当渣土进行清理，其中的历史信息就彻底灭失了。但引入考古发掘就不一样了，现场就连渣土，在我们眼里都是宝。”

很快，领队们又要踏上去工地的路。孙勐和魏然去了通州，戢征去了平谷……

“我这两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在想考古院这群人有什么特质。”作为领队之一，张中华迄今还是圆明园遗址考古的项目负责人。“这群人其实学了好多知识，为了这份工作什么知识都得多少懂点，但一天天的要么风餐露宿，要么青灯黄卷相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还跟打了鸡血似的，图什么呀？”

他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我们应该是‘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这就够了。”

为山里娃插上网络翅膀

李亚东

“天宫课堂”第三课日前在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开讲。河北省滦平县两间房镇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在教室里集中收看了节目，班主任在一旁指导。

课后，高年级同学在计算机教室里查阅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六年级姜皓轩同学说：“看着‘韭菜和韭黄’实验，我非常想试一试。”他对“会调头的扳手”这个实验印象十分深刻。他说，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T字扳手一会儿头朝上，一会儿头朝下，不停翻转着，真神奇。在查阅了“水球变‘懒’实验”和“会调头的扳手实验”后，他说：“现在，我知道在地球上做不了这几个实验，但是非常希望长大以后，能到太空里，在微重力条件下做实验。”

“我们把信息技术课和学科教学整合起来，每次课上都给孩子们拿出10分钟时间，让他们上网冲浪。”信息科技老师计海川说。借助网络，孩子们实现了跨学科学习和主题阅读。乡村孩子，分享着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解答着心中的疑惑。

网络，促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网络，为乡村教育、乡村孩子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老师，这也太神奇了吧！”看到触控一体机屏幕上直播的画面正是自己在座位上小组讨论的场景，孩子们一片惊叹。这是孩子们第一次看到手机投屏时的感受。投屏，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日常应用。

在教学点，“神奇”也发生着。上课铃声响了，大屏幕上，中心小学的音乐老师“出现”在两个教学点二年级学生眼前。像往常一样，师生互相问好，开始上课。同步课堂，把教学点与中心小学“联”在了一起。

在10年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名老师，一本教材，构成了那个时候两间房镇中心小学师生教学生活的全部。而今，随着教育城域网建设，班班通，千兆进校园、百兆到桌面，云端，录播教室，一个个新名词变成师生身边鲜活的教学装备，城乡教育差距不断缩小。

“过去，教导主任一个人参加培训，我们只能接受二级培训。现在，在家拿着手机也能参加。没听明白的地方，还能反复收看。”有着14年教龄的张志悦老师说。2022年版课程标准培训以网络研修方式进行，老师们集中收看，足不出校，聆听了最权威的解读。他们说，“我们与全国同步，一起聆听专家的声音。”

“培训”在网络上进行。“研修”在网络上有序推进。

2020年以来，老师们多次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区域共同体活动。在录播教室，屏幕上的县城学校名师在授课，座位上的老师们认真听课。按照活动安排，老师们逐一收看城域网上的各校直播间，参与在线讨论，聆听县研训中心专家指导。网络，让乡村学校与城区学校坐到了一个“会议桌”前。

回想起10年前，张志悦老师十分感慨：“2012年，学校只有一间计算机教室，供同学们上课。电脑特别慢，网络也上不去。办公室里没有计算机，更谈不上制作和使用课件。”如今，信息技术已经进入2.0时代，她不仅能够制作、使用优质的课件，还能借助一体机的各种辅助功能，择优设计每堂课的教学流程。一体机让课堂教学的互动性、趣味性大大增强，课上得轻松，孩子们学得愉快。